

永樂大典

卷六千八百三十
二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二 十八陽

王

王冲

陳書列傳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也祖僧行齊侍中父茂璋梁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卒於齊世武帝以冲偏孤深所鍾愛年十八起家梁秘書郎尋為永嘉太守入為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大尉臨川王府外兵參軍東宮領直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出為招遠將軍衡陽內史遷武威將軍安成嗣王長史長沙內史將軍如故王薨於湘州仍以冲監湘州事入為太子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三年以帝甥賜爵安東亭侯邑一百五十戶歷明威將軍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出監吳郡滿歲即真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左民尚書出為明威將軍輕車當陽公府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事遷平西郡陵王長史轉驃騎廬陵王長史南郡太守王薨行州府事梁元帝鎮荊州馬鎮西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冲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蒞人鮮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晚音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二

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將之中聲名藉甚侯景之亂梁元帝於荊州承制冲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元帝授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衡州刺史元帝第四子元良為湘州刺史仍以充行州事領長沙內史侯景平授翊左將軍丹陽尹武陵王舉兵至岷口王琳偏將陸納等據湘州應之冲為納所拘納降重授侍中中權將軍量置佐史尹如故江陵陷敬帝為太宰承制以冲為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將軍如故尋復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扶高祖受禪解尹以本官領左光祿大夫未拜改領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尋又以本官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廢帝即位給親信十人初高祖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帝從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其見重如此光太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三十八人竝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別有傳 史臣曰王冲王通竝以貴游早升清貴而允蹈禮節篤誠奉上斯為美焉王勣之襟神夷澹表樞之端操沉寘雖拘放為異而勝槩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其人乎

王場

陳書列傳場字子璵司空冲之第十二子也沈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醜藉梁大同中起家祕書郎遷太子洗馬元帝承制徵

為中書侍郎直殿省仍掌相府管記出為東宮內史遷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江陵陷梁敬帝承制除仁威將軍尚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即位以敬帝為太子授場散騎常侍侍東宮尋遷長史兼侍中高祖入捕以為司徒左長史永定元年遷守五兵尚書世祖嗣位授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東宮遷領左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場為侍中六載父冲嘗為場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冲曰所以久留場於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場風法耳廢帝嗣位以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以父憂去職高宗即位太建元年復除侍中領左驍騎將軍遷度支尚書領羽林監出為信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行州府事未行遷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常侍如故場性寬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授尚書右僕射未拜加侍中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場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適及近親教訪諸弟並稟其規訓太建六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特進護軍將軍喪事隨所資給諡曰光子場第十三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五十官至侍

永樂大典卷八十三

二

中本定元年使於齊以陳郡袁憲為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遷朝詔復侍中頃之卒時年四十贈本官諡曰貞子瑜見此君理傳後

王曇首

宋書列傳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

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或林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子生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兄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閭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夫不得為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為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為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為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塵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天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於之

後兄華固勸上猶未許臺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臺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謂臺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臺首為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臺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吏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祭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傳隆以下臺首繼啓曰既無墨敕又闕幡祭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十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但既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反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祭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遂太子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臺首等會譙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臺首臺首曰近日之事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臺首為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三

三

王義康與弘竝錄意常快快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臺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臺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回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外治臺首勸弘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為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襄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謚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于僧綽詞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為尚書令論凡五

年傳後

王僧綽

宋書列傳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臺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平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奉

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秘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議流品諸悉人物按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二

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竝為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過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右位應與新建齊起至今日蓋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為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迨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選若此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竝不許會二凶正盛事世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助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鐔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鐔妃即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主慮長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生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二

四

弟亦恨君不直及劾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間變數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劾既立轉為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凶傳項之劾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戾以為僧綽有異志并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戾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顛蘇峻宅其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亦頗遇喪禍故世稱為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于儉嗣昇明末為齊國尚書右僕射也徐孝之傳後而史列傳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孫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半補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夫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其終久惟儒者不家以真表不

世亦云云矣

王儉

南史列傳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為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

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雀子玉座右銘以
 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栢栢豫章雖小已有棟
 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美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
 儉嫡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家離葬儉因人自陳
 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略
 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史
 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
 及蒼梧暴雲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為例補表
 與太守昇明二年為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
 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朓為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有二
 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
 異後請問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
 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矜所以吐所難吐何
 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實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
 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
 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

永樂大典卷六十八百三十二

五

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曰帝自造彥曰款言移卷乃謂
 曰我夢應得官者曰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言夢未必便
 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閑解翰儉乃
 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大尉引儉為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
 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雅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
 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
 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
 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
 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
 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
 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
 僚收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春春稱名則應盡禮而世
 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
 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馬世子宮
 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為崇光殿外齋為宣德殿以散侍
 常侍張緒為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

從容謂曰卿謀漢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憲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
舉西塞之任况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
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
陽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曰京師
翼翼四方是泰必也侍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
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
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而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大
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
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諸君四
及叔父曾履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末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
有發白虎搏言曰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
吞曰吾欲後世無以知也朝廷初基制度革創儉問無不失上每曰詩云
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平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
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幼伎藝褚君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
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

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
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
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紵奮臂拍張叶動左右
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
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上命將軍沈
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給議曰美魏以來宮寮未備臣諫之節具體在
三序既盡敬亡豈無服昔更其妻王允勝合猶謂有吏宜有小君之服
兄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長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
令頭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話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
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今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定由京明
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統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
代嗣位或仍前郊平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
寧三年南郊其平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
其平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
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故今聖明添業竭顯宅心言化
則類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禮燎登配李敬康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

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到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楊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額廢未暇備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摠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摠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今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摠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摠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竝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即無能異者今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中爲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憤斜排替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死選用奏無

不可五中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國策六平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晚十日出外儉啓未解題上下許七平乃上表曰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平疾上親臨視養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八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諡文憲公儉奏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子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暹宋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有暹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壽嗣齊書列傳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興春臺將立晉卿秉議比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辰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悅况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啟既昭龍宸璇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承祿不斷紫極故材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二

為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騫豈
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畝成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
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
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
其平儉因請解還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
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為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
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舍弘之澤者
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氣所先玉石未素由
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聞雖存自
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墜專情本官庶幾髮髯且前代掌選未必
其在代來何為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
位任為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春頻冒嚴威分甘尤戾見
許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今史出外諸事
上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還不許七
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明歎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二

八

不以為非聖心未垂於納臣間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寬允斯長妄庸
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颯之力太陽躋景
無俟瑩燭之暉晦往明來五德巡運聖不獨治八元亮未臣逢其時而叨
其位常揔端右丞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
但遷逝者將半三考無間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饗於當時大車之判方
興於來日若夫珥貂衣袞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
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整竭屢誠無庸歲月之久
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美選衆
而授古亦何人曷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黷見許改領中書
監參掌選事其平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上
答曰儉平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為異世奄忽如此痛
酷彌深其契聞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
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德
紀勳稱峻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
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

圖今乾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論道永釐宸職獨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憇遺奄馬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宋泰觀淮海集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汙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闕閔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婿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於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為清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朓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曹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為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汙世而矯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之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二

九

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為人蓋可見也黃庭堅豫章集題任昉論王儉後 任昉稱王儉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真之期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後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余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故書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韻語陽秋王儉少平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旦爽康世功蕭曹佐吐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為之後官亦至侍中習學記言王儉自負經術其作相不能協輔時主弘道化立規垂訓庶乎久成區區炫耀耳目以家為館孩撫後進蹇肆成風蓋儒者之學墜於是矣而史臣以為家承孔教人誦

儒書執卷欣欣此焉
為盛殆見其外耶

王騫

南史列傳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馬性疑歸輜駟填咽非所欲也。數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苛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永元末。召為侍中。不拜。三年春。柱天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為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旧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遣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為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媿。故不棄於時。暕為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為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徵復為度支。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三

十

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王規

梁書列傳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禱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緯出為南徐州高選。僚屬引為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為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持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為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謂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為日已久。桓溫得而復。夫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係。將是役也。為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六年。

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後筆立
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
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
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
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
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
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鍾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
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賜錢二十萬。布百疋。謚曰
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緯。今日威明。昨宵奄復。俎化甚可痛傷。其風
韻道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猶
遠。濠梁之氣。持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
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
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爽。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
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
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
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

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爽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爽赴
江陵。既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
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
入于周。爽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衡曰。昔大禹不佞。尺璧而重
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爲射。若乃玄冬備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
崇其牆仞。門無糝雜。坐闕號歎。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
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孟有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
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
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
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
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廉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
能侑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劉毅。南陽宗慄。與爽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
幄。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
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二

王暕

梁書列傳暕字思暕琅邪臨沂人父儉齊太尉南昌文惠公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文惠作宰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改授晉安王文學遷廬陵王友秘書丞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暹光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白駒空谷振鷲在庭猶懼隱鱗卜祝戒器屠保物色闕下委喪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警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與臬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幸路絕勢門上品猶當裕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祀叔實理遺之談考輔名教之樂固已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適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秘書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高祖肅府開引為戶曹屬遷司徒左長史天監元年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入為侍中出為寧朔將軍中軍長史又為侍中領射擊校尉遷五兵尚書加給事中出為晉陵太守徵為吏部尚書俄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二

十二

領國子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稱及居選曹職事脩理然世貴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衆頗謂為刻薄遷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復遷右僕射以母憂去官起為雲麾將軍吳郡太守還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普通四年冬暴疾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書令中軍將軍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謚曰靖有四子訓承禪訂並通顯野客聚書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切見王暕字思暕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為之說僕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為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暕又非也案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尤爵位相繼如吾門者劉蓋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暕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暕九世有集行於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王訓

梁書列傳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胤見而奇之而史列傳云訓有識量借正志起見而奇之謂門人雖智固曰四部首

目疎朗舉幼和韻此是與門尸者智由以白味味亦曰不遂基業其在文
珠文殊訓小子七年十三歲亡憂毀家人莫之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
爽徹上目送久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補國子生而史列傳云
訓問說師朱异昂昂曰久藉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彼雲霧俄而諸未
子弟來昂謂諸幼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高第
除秘書郎遷太子舍人秘書丞轉宣城王文學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俄
遷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為宰相敬容對曰
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為後進
領袖在春宮特被恩禮以疾終于
位時年二十六贈本官謚溫子

王承

梁書列傳承字安期僕射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
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
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為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
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
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
承祖儉及父暕嘗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有也當世以為榮久之

永樂大典卷六十三

十三

出為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為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幾卒於郡時年四
十一謚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暇車馬常
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帝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
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
褚翔不至异門時以此
稱之論見王規傳後

王僧虔

齊書列傳僧虔琅琊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弘
宋元嘉世為宰輔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
父臺首右光祿大夫臺首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
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為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為長者僧虔弱冠弘厚善
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于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秘書郎
太子舍人退然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南史列傳云淑每數之曰卿文情
鴻麗字解深拔而臨光潛實物美之苑雖魏陽元之射王女而之射無以
加焉轉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為太初所害親賓
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
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

病僧度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度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
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
兒不救便當回身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還為中書郎轉黃門郎太子中
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度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為
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尋遷豫章內史入為侍中遷御史
中丞鎮統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鳥衣者位官微
減僧度為此官乃曰此是鳥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復為侍中領也
騎校尉泰始中出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為吳
興郡及僧度工書又為郡論者稱之徙為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
故中書舍人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勸僧度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
僧度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
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叟奏僧度前莅吳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
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者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民何
係先等一百十家為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
太守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軍湘

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上僧度表割益陽羅湘西三
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度
以為征北極行參軍許僧度求祿不得與僧度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為先
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遠羣從姑叔三
媾帝室祖兄二世康軀奉國而致于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救既
無中人屢見踉蹌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觀六七遂不荷潤反
更曝鯁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與
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為馬超所爭今春蒙救南昌縣為
史偃所奪二子歟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孤微
百世國士姻媾位官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
尚書王姬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孃長沙景王尚書伯為江州檀
珪祖亦為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為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為中軍參軍
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官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
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
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僧度報書曰征北極比歲處遇小優啟主簿從此
府入崇禮何儀曹即代殷亦不見訴為苦足下積屈一朝起升政自小難

泰始初勳苦十年自未見其實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
憾何以相侵若直是意有佐佑耳珪又書曰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
方爵其玄孫夏侯博魏氏勳佐金德初融亦始就魏顯方賞其孫封樹近
族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卞望之
以咸和頃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未
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疎而見遺
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
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
謂質非匏瓜實蓋空懸殺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
悠之令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
不恥執鞭僧虔乃用為安城郡丞珪末安南將軍詔孫也僧虔尋加散騎
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尚書僕射尋轉中書令左僕射二年為尚書
令南史列傳云昇明二年為尚書令嘗為表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國行方
正物之定質情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行之不已則
逸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見子餘每觀見輒為以前言往
行志身止足之導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壽民間競造

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懸鐘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禮八
佾為儀今摠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律克諧女樂以歌為務非雅器
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
若謂鐘舞已諧重達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
必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
左捕賁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優於
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詘俗
務在喉舌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
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屢里風味
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勲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
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
跋踵事見納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軍丹陽尹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
讓不拜改授左光祿大夫侍中尹如故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
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寬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
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利
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二

無恣上納其言而史列傳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上履土屏風竹筒書符詠數百卷二尺史即如新有得十餘筒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也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曰古語云中國夫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堅敗後東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秩得令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北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為思之事竟不行太祖善書及即位寫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為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高史列傳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筆書第二陛下筆書第三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天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示僧虔古迹十一表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表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浴中書今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其年冬遷侍郎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二

十六

都督湘州諸軍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世祖即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群從宗族竝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持進左光祿大夫容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茶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兄子儉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毀之永明三年薨而史列傳云時有前將軍陳天福生討唐高之於錢塘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人豫作冢未至東又信僮述說求或而得冢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解凶具既而疾愈因高僧以為壽九十餘乃止此器方用因此知言天迫未易知也僧虔頗解星文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為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虔薨慈棄郡奔赴僧虔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虞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為最亡曹祖領軍書右軍云

弟書遂不減吾愛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再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
今書于敬云弟書如騎驟駸駸恒欲度驂騑前度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
齊名右軍後進度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嗾家鷄皆學逸
少書頂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今翼寫題後答右軍當
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竝得名前
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都惜章草亞
於右軍都嘉賓卓亞於二王紫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
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焉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
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
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暹與蕭思話同師羊欣
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
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紫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
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度所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者
書賦傳於世第九子叙字于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扼王
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膏梁年少何患
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初為秘書郎卒年二十一僧虔米世

嘗有書誠子曰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閨棺自欺或更擇美業
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巫聞斯唱未觀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
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
復徒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
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讀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
言汝聞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
例何所明而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表令命汝言易謝中
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
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
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瞽目豈有庖厨不脩而欲延
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倖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
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表
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
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
云何日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誦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
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

大減致之有曰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勉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列
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
故走一舊物人或以此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
合中亦有少負今譽弱冠越趨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方者
循虎豹夫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
身經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在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
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年人立
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奉役情性何處復得下惟如王郎時邪鳥可作世
中學取過一主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捷志輩冀脫方一未死之間
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爰深松
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爾懷矣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
聲之量廉以藝業戒盈守滿發自容方執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疑於
素氣自然標格播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
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變理三台恩曼廉靜自絕風埃遊心
及繫物允清才唐孫元晏詩位高名重不堪疑懇讓
儀同帝亦知不學常流爭進取却憂門有二台司

王慈

齊書列傳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
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

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
轉記室遷秘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
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為
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為建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軍大司
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
之德網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篆號謚聿宣
載伊篇藉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
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庸
元史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于孟應圖稱題霍氏况
以處一之重列等名以止仁無二之貴黃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
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
能無惻隱今局禁欽遠動延車蓋若使鑿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
慮用感宸衷愚謂空處簡第無益於匪躬直日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
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傳

士李撫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意表懸之也太常丞王簡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觀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議曹郎任昉議搗取證明之文簡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宇國實為前事之微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展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恭敬之深肯何情與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慈惠脚世祖教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伏後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闕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為南徐州妃慈女也以慈為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州府事遷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度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難之不及鳳也時人以鳥名答追贈太常諡懿子尚史王慈列傳兼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度仍往東齋詣慈曰衆僧今日可謂度度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一

十九

王泰

梁書列傳泰字仲通志長兄慈之子也慈齋時歷侍中吳郡知名在志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粟於牀上

羣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既長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愠之色起家為著作郎不拜改除祕書郎遷前將軍法曹行參軍司徒東閣祭酒車騎主簿高祖崩府建以泰為驃騎功曹史天監元年遷祕書丞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為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頃之遷中書侍郎出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居職有能名復徵中書侍郎教掌吏部郎事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負外散騎常侍並掌吏部如故俄即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與大選今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為之不通關求吏先至者即補不為貴賤請囑易意天下稱平尚史列傳云泰每須朝宴到榻賦詩文不加點下深賞致之約常曰王有長矩謝有從梁泰泰小子矩猶小子也累遷為廷尉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二

司徒左長史。出為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徵為寧遠將軍。安右長史。俄遷侍中。尋為太子庶子。領步兵校尉。復為侍中。仍遷仁威長史。南蘭陵太守。行南康王府州國事。王遷職。復為北中郎長史。行豫章王府州國事。太子如故。入為都官尚書。恭能接人。士士多懷。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五。謚夷子。初泰無子。養兄子祁。晚有子廉。詢見王。皆傳後。

王志

梁書列傳。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祖曇首。宋左光祿大夫。豫寧文侯。父僧虔。齊司空。簡穆公。並有重名。志年九歲。居所生母憂。

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弱冠。選尚書武女安國公主。拜驍騎都尉。祕書郎。累遷太尉行參軍。太子舍人。武陵王文學。褚淵為司徒。引志為主簿。淵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鎮北。竟陵王功曹史。安陸南郡二王友。入為中書侍郎。尋除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為闕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二

字

部侍郎。出為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徵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遇節皆返。惟一人失期。徵司以為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益歡服之。視事三年。齊永明二年。入為侍中。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不受。改領右衛將軍。義師至城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歎曰。寇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按服之。偽門不署名。高祖覽牋。無志者。心嘉之。帝以讓也。霸府開。以志為右軍將軍。驍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遷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元年。以本官領前軍將軍。其年遷冠軍將軍。丹陽尹。為政清靜。去煩苛。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悲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吝。口三年。為散騎常侍。中書令。領游擊將軍。志為中書令。及居京尹。使懷止足。常謂諸子。姓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遷前將軍。太常卿。六年。出為雲麾將軍。安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明年。遷軍師將軍。平西鄱陽郡王長史。江夏太守。並加秩中二千石。九年。遷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十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志善草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書聖。志

家世居建康中里馬蕃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博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勅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轆責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履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為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高祖厚賜之追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誼操素並知名論見

王筠

梁書列傳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楨大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

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南史列傳云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
兼美謂僕射張綬曰王叔非雅類類來公風韻都欲相似綬曰來公見人
時人為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起家中軍
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者
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
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味以
為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二十二

五

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甚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散及連蹌約撫掌欣拊曰僕嘗恐人呼為霓五難及次至墜石礎星及冰懸殆而帶坻筠皆擊即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始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愛牙接響頗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止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定歸吾子運比閑日清觀乃申筠為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南史列傳云謝眺嘗見筠云行詩用美比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不虛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發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有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為州陽尹丞北中郎詔

議參軍遷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祕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即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猶篤雖遇見督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懼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于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

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傳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均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而史列傳

云于祥仕陳位黃門侍郎 覽見王湛傳後

王彬

南史列傳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筠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

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老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

王寂

南史列傳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慨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梁

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
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二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二

三十一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 臣 高拱

學士 臣 陳以勳

分校官修撰 臣 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 臣 張天祚

圖照監生 臣 馬宗奇

臣 卷通第